涇野先生春秋說志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一

隱公

仁問春王正月者何曰即夏之春正月耳周雖以冬十一月為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則斷自春正月紀之故曰行夏時也故日食地震水雹星殞霜雪螟螽之類皆紀之以日月與時也如以冬為春則日與災違事與時背何以訓後世乎故凡有年饑饉麥禾之無必書於冬大水大雩嘗祭麥苗之無必書于秋郊必書於春或夏也然則三月震電亦宜也何以書乎曰因庚辰之大雨雪不可並見也曰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十年冬大雨雪三十三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者何曰莊僖之十月不雨旱也或雪或雨皆不雨也雨雪大雨雪猶六月雨之意乎十二月矣殞霜猶不殺草李梅實草木犯也殞霜殺菽者何曰他穀未殺耳若是則正月必為夏時之春[illegible]矣王正月者何曰是豈惟見大一統哉亦以寓行王道也故程子曰假周王以正王法耳即位書之正月者何曰既以夏正紀事則即位可書于此以開後事也[illegible][illegible]

書即位者何曰桓宣繼弒君而立與聞乎故公羊子所謂如其意而書即位也莊閔僖定雖繼弒君逐君而立比於桓宣親弒其君者則有間矣故不書即位欲討賊也閔公不討慶父定公不討季孫然矣若彭生則魯人已請誅於齊而僖公之討慶父雖緩亦誅之也奚皆云不討曰齊襄桓公之賊也莊公泰然在位與之會盟慶父開奚斯之哭而自殺實未嘗行討也隱公未繼弒君而立亦不書即位意安存乎曰以諸大夫扳已而立即篡弒之漸不與其即位也故左氏曰攝也惠公蓋命立桓

也桓幼而隱攝立也故改塟惠公隱公弗臨知其憾君父也

于篾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體元而用正以成分爭詐僞之俗諸侯始叛而私盟耳其春秋所以作乎若眘隆眾好于郲屢盟而覆不假言矣

于鄢之役者何曰段不稱弟罪段不稱公子罪武公初姜氏亟請立段武公雖不許豈宜容其亟請乎其後請京請鄔皆自是啓之耳其書鄭伯克段罪莊公也穀梁子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

不書段出奔共何曰若即滅之于鄢也實母城潁而誓及黃泉大罪也奚不書曰取改過也悔于心而從考叔之言遂為母子如初矣以為改過而不書聖人之意深矣

裔問歸賵何以不言賜與錫曰凡命言賜凡物言歸則何以言歸曰見諸侯之尊雖王室歸諸侯耳故凡賵含襚賑之類皆書歸若曰不得不歸云耳金車之類皆書求見諸侯富於王室若曰不求則不得也命何以不言歸曰不可訓也命猶在周耳

及宋盟宿者何曰諱公之忘親也孝子三年無改于

父之道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即求成其心
忍矣故諱公不書故冬改塟惠公亦不書天下豈
有塟親而子不臨者乎以為大惡而諱之故知盟
宿之為忘親也
祭伯來者何曰見天王不能制其臣也若祭伯之私
交不假言奔穀梁子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
不得出會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
中有至尊者弗貳之也
公會戎盟唐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治中國也故中國
諸侯從戎狄而會盟耳若魯隱廢伯禽之業亂華

夷之防以為諸侯先其罪又何言哉
鄭人伐衛者何曰見乎王寵卿士啟其殘弟之心以至其後不已也故上年衛人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皆不書
軫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侵王室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王室不可言侵也不忍言也故凡侵王不書戍王書侵王不書不幾于縱奸乎曰鄭莊公及虢公皆王卿士也平王貳于虢而不公至與鄭交質交惡甚矣桓王不能盡父之愆又畀之政而益長之鄭之師王速之也

盟于石門者何曰罪鄭鄭伯憤懟君父不奔王喪也平
王崩于春而齊鄭盟于冬其諸鄭莊以王畀虢公
政使祭足帥師取麥禾不足也又私盟石門以脇
王乎不然何以視君父之喪若秦越乎以齊為首
者何誅黨也以為惡其失信者何曰有是哉淺之
乎為罪也

癸未葬宋穆公者何曰譏寡之不臣也三月平王崩
入月宋公和卒寡如視王如諸侯也亦當論赴之
先後而葬焉乃舍王而葬宋公何也且王嘗賵仲
子也曾此不念眞憾其君親矣公羊子曰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
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日危不得葬也

衛州吁弒其君完胡氏曰罪莊公不聽石碏之言待
以公子之道其說精矣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稱
公子蔡般許止楚商臣皆稱世子豈其若待以世
子公子之道邪曰此六弒者當君身也州吁則本
先君耳當君身也故公子世子云者因親而與權
甚之也若曰臣子也而手弒君父云爾

遇于清者何曰著魯宋之不臣也平王崩而不葬桓
王改元而不朝宋殤初立而相遇何也尚奚論其

禮之煩簡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者何曰衛人者著天王諸侯之縱賊也于濮者著石碏之忠也不沒其實也君子而求其實則知石碏請于陳使右宰醜弁甘宁殺之于濮耳

五年觀魚者何曰君無克己之仁斯無從言之智而欲責其為王事民事以出亦難矣

仁問葬衛桓公者何曰不與衆葬也黨其賊定其亂而後葬焉案者如有靈不以為哀敬也

王使尹氏武氏以曲沃伐翼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

使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奚不書曰翼初微也不然其諸王猶能制命乎故以為常而不錄

衛師入郕者何曰見天王失命討之驗也衛宣即位不受命于王既立不見討于王是以敢肆其暴

邾鄭伐宋者何曰罪鄭失用兵之時則亦邾之類也當其大罪則不治當其小怨則治之大罪者黨州吁抗王師小怨者取邾田圍東門以王卿士且大國也而為侯國之附庸役故序邾下

盟于艾者何曰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故數伐鄭齊鄭一黨也故盟石門至是鄭既輸

平于桑故齊亦盟于艾也其諸鄭莊平齊魯以謀伐宋乎然則與之邪曰莊為王卿士不能入正其君以朝諸侯而建此謀亦末矣若齊魯從其言而私盟又何言哉

鄭伯如京師蓋自祭足取麥禾之後至此始朝桓王也奚不書曰鄭伯本王卿士旣不書其侵王亦可勿書其朝王也

七年齊問叔姬歸于紀胡氏蘇氏奚從乎曰其胡氏乎賢而得書入鄭之錄自見矣又何必三十年前而預褒

公伐邾者何曰見宋之强魯之無王也宋逆王師取鄭邑不足誅志也又使魯伐邾以肆其忿耳雖天子之使諸侯不是過矣故書公伐若曰不令而行也何以知為宋伐也前書邾鄭伐宋下書宋伐鄭公伐邾者故知為宋也若魯不義而叛盟又何言討故左氏曰伐邾為宋討也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曰見王室不綱也諸侯不朝爭相侵伐王師不加已矣又聘之者何也宜乎戎執之于楚丘耳胡氏以為責凡伯不死位者何曰至是而死豈曰鄧哉雖死百凡伯

祗塡溝壑耳春秋清源不清流

入年宋衛遇垂者何曰著宋殤之慘也以馮在鄭又謀入之也若其無人君相見之禮小之乎為失哉

瓦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有畿內也瓦屋畿內之地宋及齊衛祭盟于此覩王畿無不一覬焉猶為王有畿甸乎以信待人之說如之何曰諸侯無王之罪且未治尚奚論其私交之信乎永嘉呂氏亦云

浮來之盟者何曰見天下尚力也莒嘗入向伐杞取牟婁天子不討焉則可以橫行天下矣故雖莒之

微者而隱公猶汲汲與盟以求援尚奚論其非譏德哉是故尚力斯廢禮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聘者何曰見諸侯之尊强不敢不聘也不然魯不朝聘京師戎巳執凡伯王之君臣曾無憤恥之心而又使南季何也其以戎尚未殺凡伯乎甚矣哉其懼諸侯也

爵問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者何曰大雨震電矣非震電之小雨不時也而又大雨雪何也其君臣錯列夷華文雜之證乎故穀梁子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也胡氏說震電非說雨

雩是

公會齊侯于防士曰何也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朝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防謀伐宋也何以不王曰宋初黨州吁以伐鄭鄭以王師伐宋宋遂圍鄭取長葛使魯伐邾乃又盟齊衛于王畿之内而不朝六年之冬鄭伯既如京師矣故以王命討之也胡氏以為若討違王命則召陵之師不是過者如之何曰非也春秋世變日下使召陵而在隱公之世人視之猶于防耳且桓公之世陳蔡猶能從王伐鄭況隱初入春秋而鄭伯眞王卿士乎但

是時也王命甚微雖有之不足重輕然則與之乎曰貶也鄭伯不能匡其君以行王道于天下已且使祭足帥師侵王尚何責宋乎哉及其敗宋也又取郜防以歸于齊然則繼王命者鄭伯也故會皆書爵伐宋變而書人至與黨比不足也又書宋衛入鄭以著其効不足也又書伐取戴以甚其罪然則所謂逆王命者其程氏所謂驕假以逞私忿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敗宋師獨書公敗何曰惡專利也

滕侯薛侯來朝者何曰見天王之無諸侯也諸侯相

率而朝魯其以魯為京師乎魯之僭竊亦可見矣

若滕薛不合中聘世朝之禮又奚足論哉

時來書會罪鄭入許書及罪公何以齊侯主兵也曰

其諸嚴治其黨乎許莊奔衛奚不書曰免許詞也

若曰許猶能守其社稷耳免許則鄭人強暴之惡

甚矣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以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

盟州陘隤懷畀鄭人奚不書曰天下之土皆王土

也一予一取誰敢禁之哉故諸侯取一邑失一地

必書王而不書聖人之志其欲王有其土乎

桓公

如軫問蔡桓求援何以獨先於鄭曰此鄭與貪蔡人之利蔡貪鄭伯之勢皆無王也蔡人曰鄭伯王室懿親且卿士我雖弑逆苟得鄭天子且交歡列國諸侯其奈何鄭人曰王政在我苟利于己遑恤其他此會垂盟越而假許田也故隱桓之世使王政不行于天下者皆鄭莊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罪也穀梁子曰用見蔡之不朝於周鄭之不祭泰山也

元年書王治蔡桓之罪二年書王治宋督之罪程子之說也十年書王紀常事十八年書王誅既死自

三年及餘年皆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胡氏之說也如何曰鑿斯甚矣如從程子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不弑君之年者矣其書王何也如從胡氏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弑君之年者矣其不書王何也然則為闕文審矣

滕子來朝其書子何曰自降也如曰貶詞也即弑逆之黨八類所不容矣尚得列于五爵乎故程可久以子產爭承之事言也四夷雖大亦曰子者何曰禮言四夷雖大國不得稱公侯伯止稱子男降中國也然則子男豈夷狄之號哉

干稷成宋亂者何曰罪鄭莊也鄭莊王之卿士旣取
許田以成魯惡又為稷會以成宋亂耳魯桓身負
弑逆會督其小罪也故不書及其先齊侯陳侯者
何曰此絕鄭伯之黨也絕鄭伯之黨者絕桓督之
黨也不書立華氏者何曰成宋亂即立華氏耳穀
梁子曰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君子於內
之惡而無遺焉爾

其曰取郜大鼎于宋者何曰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
失也故郜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
又將為誰所取也故太廟有靈所不受也若曰以

利言之許田比鼎非孰輕重哉孰多寡哉我之子孫以弒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弒逆而失大鼎周公之所甚傷也伯禽之所甚痛也故曰穀梁子曰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杞侯來朝仁曰何曰從經及左氏如字者是公穀程子作紀者非也杞一年凡再見後三年又見豈皆誤乎書之者何曰來朝于七月入杞於九月見魯桓忘義廢禮肆行暴虐之甚也蓋于其君親且不顧是何有于杞哉以為求魯為之主而不貶者如

何曰滕子朝且為黨惡況于未為去乎然則亦貶

杞侯乎曰從滕子也春秋趣義于先者不再瀆此

為入杞書也

三年胥命于蒲者何曰見王命之廢也王命廢故諸

侯相命耳當是時也若桓宋督接踵弑逆鄭伯既

得賂以挾王列國諸侯曾不誅此其相命者何也

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荀子諸儒皆以為善實

某之所未喻也

五年從王伐鄭王不稱天弼曰何曰省文也省文則

可讀矣如以為非天討則十二公內非天命天討

者多矣奚皆稱天且宰渠伯糾仍叔之子來聘豈天命乎王皆何以不去天況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者皆鄭莊乎夫直紀其事孔子猶以為罪也忽然而稱天忽然而削天豈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哉去君父一體也父有不義子諍之已矣遂不稱父其可乎三國諸侯從王而稱人何衆詞也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不書者何曰王統之也射王中肩所未弑耳奚不書曰不忍言也甚之也故戰與敗且不書知敗與戰且不忍書則不可削天矣又曰作闕文亦可也

七年穀鄧來朝何以書曰周禮諸侯邦國間問穀
聘而世相朝穀在襄鄧今鄧州去衆絶遠乃委
棄宗廟社稷不顧而朝衆猶失國也故名也以為
專責弑逆而書名者何曰若是則當于滕子先
書名矣然則穀鄧之朝弑逆不貶乎曰從滕子也
不假言矣春秋起義於先者不再瀆其四年及此
年去秋冬者何曰缺文也不然則聖人為怨天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仁曰何曰穀梁
子曰烝冬祭也春興之志不時及不敬也夫觀
是說又足證月數之不改矣胡氏非志不時如何

曰如以春為冬也謂之時則夏之為春而烝也亦時乎惟再烝見瀆之說為允

去年楚子敗隨師于速杞今年楚鬬廉敗鄧師于鄾明年敗鄖師于蒲騷又明年敗絞師于山下又明年羅敗楚師屈瑕死矣皆不書曰畧夷狄也略夷狄則急治中國之意可見矣故凡中國侵伐皆詳也不然則夷狄方來之禍不可遏

十一年惡曹之盟主盟在鄭亦先齊者何曰從來戰于郎之文誅其黨也不如是只不解不如是盟不止故君子遇盟而思救見詐而勸信

宋人執鄭祭仲者何曰罪宋莊也非天子不封諸侯非天子不廢諸侯而況執其臣以立其君乎若祭仲者任大而不能托孤臨難而不能死斯果使忽奔突入其罪不假言矣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何以不書公曰諱也奚諱乎魯桓以弟而弑兄鄭厲以弟而逐兄其罪一也而乃伐宋戰于宋者何哉其以宋未之我討乎天下無道而亂賊橫行一至是乎故以為魯惡而諱之以為魯惡而諱之其罪不容隱矣然則宋之責賂無厭屢盟無信不可罪哉曰比於魯鄭

罵詈之與殺人也

鄭語來盟者何曰危二君也鄭盟曰我能逐兄魯盟曰猶不如我之能弑兄也故書鄭語則鄭突魯桓皆可寒心矣夫語亦鄭也彼豈不能逐且弑乎我哉故曰危二君也

御廩災乙亥嘗者何志不敬也非志不時乎曰秋宜嘗災不宜嘗公羊子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穀梁子言以以者不以也何曰誰使而立突乎故前二年鄭人而不戰書宋之貪

取也不知自反乃以四國伐鄭焚渠門入大逵取
牛首祇益纍耳列國之兵私為之用不假言矣
士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何以稱世子乎曰明其宜
有國也突之奔蔡何以稱爵曰雖有爵不與也非
世子而有其爵其力取之乎若曰世子者方歸而
為之君者其誰邪然則忽之初出奔也奚不稱世
子曰忽已立乎其位而稱世子則外也則何以不
稱伯曰莊公卒于五月忽奔於七月爵稱焉是一
年二君矣故止于突歸不言鄭子忽奔係之鄭也
然則今之復歸稱伯不亦可乎曰是矣實也君子

而與十人爭矣非春秋已亂之法

許叔入于許者何曰喜許叔憫亡國也鄭不亂則許叔不能入然則聖人幸鄭之亂乎曰鄭莊肆暴而入許自以為得矣身歿未幾子孫亂許復有國亦天道福善禍淫之常耳雖不幸則固以為宜然也

胡氏以為譏許叔非復國之義者何曰當是時也天王且見射于鄭告諸天王其奈何莫大於齊宋也數被鄭師訴諸方伯其奈何斯其說亦迂矣其曰入難辭也

鄭伯突入于櫟者何曰見諸侯為突而伐鄭且明櫟

非鄭所得有耳於公上書鄭忽歸鄭下書曹會伐鄭若書突入鄭則嫌于伐鄭矣曰既書會袲伐鄭又書會曹伐鄭者何曰不如是不見宋莊之僭不如是不見鄭突之强

葬蔡桓侯季得與曰吹助之說如之何曰非也侯定爵也蔡季如知請謚在稱桓與他稱耳不在公侯

葬我君桓公穀曰公羊子以為讎在外者何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豈有外乎觀莊公不書即位以示討賊見矣然則葬者何曰不以為既葬而不討賊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一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莊公

士問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王不稱天范寧曰非義所存奚從乎曰從范寧且寵篡弑之罪即錫命之文已見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以易父之名字諡號也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紀季以酅入于齊者何曰著大國之暴與國之懦也故上書遷紀下書次滑而紀季入酅得免於貶然則胡氏以次滑無抑齊者何曰莊公于父之讎且不能報于紀何有宜乎次于滑也借使滑不次而

救紀亦不能準報讎之義也
公會四國伐衛穀梁子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王命也子突救衛稱子曰救衛而字之善之也貴王命也奈何曰奚必然下書朔入衛又書齊人歸衛俘則子突及諸侯之善惡自見如其貶諸侯也豈止于書一人如其褒王人也豈止于書一字
仁問乾時之敗諱公者何曰深惡其忘親而納糾也如曰為與讎戰雖敗榮亦何嫌于書公而諱之邪且前係納糾于公伐齊之下即乾時之戰為納糾耳則敗也又何榮故不書公者若曰有父之讎而

不知報為糾之故至戰而敗績此大惡也故諱以見義

齊人取子糾殺之何言乎齊人曰言桓公若非子糾之兄猶逆人耳是故糾稱子則人齊桓段不稱弟則目鄭伯法也

長勺之敗何曰責魯之忘親黨糾也前有父之讎而不報後為糾之故而數戰故乾時不已也則又長勺夫父與糾之親疏莊公且不知也糾與白之邪正莊豈能辨之哉是春秋之所深痛也至是可勿諱公矣許戰何足道乎

荆敗蔡師于莘齊師滅譚者何曰夷狄猾夏至虜其君而齊侯漠不介意乃方滅不禮已之譚何也可謂既不能攘夷而又猾夏矣

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耳故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為誅始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又始亂之始者也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法理哉穀梁子之說審矣

如斗問于柯之盟者何曰惡魯也柯齊地吾父所死之處也小白齊襄之子吾父所手死者之後也縱

曰敵怨不在後嗣亦可與之會且盟而不動心乎是故明此義則齊地莊公終身之所不忍履齊人莊公終身之所不忍交也死而後已耳其書爵者正以顯之耳

再會于鄄齊皆序宋上伐郳而序宋下者何曰侵小凌弱而為宋人役不以伯者待之也去年荆入蔡而不救此年宋伐郳而所命必將滅郳如遂而後已乎明年伐鄭二十六年伐徐皆後宋以見不修德而從人侵伐猶夫人耳然則會盟序宋先者何曰盟以尊周攘戎猶善于侵伐乎故舉善則進之

從惡則退之此春秋王道之公也故二十八年救鄭亦先宋

同盟于幽諱公而惡失信者何曰雖則下書鄭詹自齊逃來為背盟然其諱者猶不止此也夫單伯與齊盟猶可說也忘父之讎從天下諸侯而听命于仇人之子是尚為有人乎是故欲行尊君之忠者必先存尊親之孝

齊宋陳伐我西鄙者何曰此著暴失信之效也前旣盟幽而復受鄭詹之逃今雖公子結往盟又何足信哉西鄙之伐宜乎其然也夫齊也懷受詹之憤

外與結盟而内藏禍心秋歃血而冬舉兵又豈王道哉失已與人以招寇之說如何曰非伐我之本意也

肆大眚者何曰豈惟譏失刑于人哉所示者深矣王仲仁曰亦莊公以不能報父之讎弁于已而肆之乎

及齊高傒盟諱公不書如齊納幣及書公者何曰諱也者以不諱也不諱也者以諱之也仇讎之大夫盟且為惡而諱之況於身娶仇讎之女乎可勿諱之矣

公如齊觀社何曰去冬納幣今夏觀社莊公之志不在社矣父子夫婦之倫于是滅

大夫宗婦覿用幣何曰豈惟見男女同贄之失禮哉亦可以見崇利貴貨之風也利興而禮廢

齊人伐衛而以衛人及戰傳謂齊桓奉王命以討立子頹之罪者然矣齊亦書人如之何曰齊雖奉王命而取賂以行猶衛人耳

仁問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之傳與春正月相背者何曰此胡氏攷月數之說推之自不能通矣

公子牙酖于季子而書卒傳曰善季子子般弒于慶

父而書卒亦為善慶父乎且牙有今將之心書孝子之殺牙正同周公之誅管叔於季子未為不善也奚隱而書卒曰牙卒猶曰牙自取之也子般之卒莊公之自取也父子一體也莊隨死而子即已莊公自絕其嗣者也夫孟任之子胡能有定哉故乎卒不歸咎于季子般卒不必罪乎慶父公羊子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

閔公

爵問春秋于公子弑君者皆去公子以著罪慶父先弑般以如齊後弑閔公以奔齊皆書公子者何曰

如齊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莊公之失也出奔莒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季子之賢也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殺子般莊公使之也不然何以肆行無忌乎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出奔是季子逐之也不然何以使若人而出乎故公子云然則何以不致討曰力不能也故季子來歸止曰季子而於慶父猶稱公子以見其勢之在也故敗莒師始於季子稱公子明有權斯能討賊矣季子以僖公適邾奚不書曰明季子在內也季子在內而慶父始出奔耳然以僖公適邾者始能殺慶父敗

莒師耳

吉禘于莊公者何曰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者此也桓公方絨于葬莊未練而主王姬之昏宜乎其後二十二月而吉禘于緩

齊高子來盟何以不稱使曰言高子之賢非桓公所得使也桓公疑于行義高子果於為魯高子之執義故不稱使也仲孫來亦不稱使奈何曰經於外臣來或盟或聘必書其故惟于臣則有不書者矣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而至者猶曰不知何故而來也然則何以不書名曰甚諸比狄于無名

之人乎比干無名之人則幾乎窺垣之盜矣

士閔狄入衛諸侯莫救微許穆夫人載馳之賦齊桓公猶不使公子無虧帥師以戍曹也然則許穆夫人其亦賢乎故聖人錄其詩曰然閔公不書即位穀梁子曰親非父尊非君尊之如君父受國焉爾僖不書即位公羊子曰臣子一例也

僖公

公子友敗莒師于酈者何曰嘉季友也前書慶父出奔莒此書季友帥師敗莒師而稱公子則季友得衆爲國之志於是乎明胡氏貴備季友如何曰莒

人受賊求賂而又興師尚可辭命之能喻君子以
為迂也
城楚丘不書諸侯者何曰沒諸侯之功也狄滅衛三
年矣而始城之不亦暮乎微許穆夫人之賦文公
之自強于為善桓公幾無此舉矣故讀定之方中
足以見非諸侯之功觀木瓜之詩足以見衛人未
救之意故左氏以為不書所會後也若曰衛自城
之也故城邢猶書諸侯之師楚丘愈緩則盡沒諸
侯矣其專封之罪不假言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何以先虞乎曰晉亦不足道也為

其所欺而動于利則亦春秋之所深惡虞且以為惡而先惡之況晉乎不責之責也穀梁子曰重夏陽也夏陽滅而虞虢舉矣

召陵之師奈何曰伯者一假王祭猶能攘夷若使正其本而責楚之稱王豈惟使屈完來盟於師哉憯桓公管仲之見不及此耳故夫子曰罷小也遂伐楚識專者何曰豈惟伐楚專哉侵蔡受盟曾禀王命邪大抵見義不盡者雖行無懿舉見道不遠者雖謀無長策故君子之學識其大

仁問首止會盟者何曰臣挾世子以抗王子挾諸侯

以抗父嫡庶之分雖正而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微矣其聖人之所傷乎然則從王之邪命而廢立子耶曰桓公如有臣王室之志率諸侯九復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外為會盟以脅王弍太子鄭如有伯衷之志避諸侯九辭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出而會盟以自立弍故首止會盟正而未盡其正亦公羊子所謂文與而實不與乎然則鄭伯逃盟是與曰不能正君而奉王邪命以從楚過猶不及

晉人執虞公奈何曰晉稱人虞公不名免虞公而罪晉人也晉人之志蓋已慘矣其處心積慮非一日

也虞公之愚又何足道哉夫其貪璧馬失夏陽撤
捍蔽是其自取滅亡猶曰侯也為常人執矣
寧毋之盟者何曰喜管仲能正君桓公能用言也不
如是而聽鄭世子華之言以總其三罪人鄭伯豈
能心服乞盟于洮乎或曰是盟為通王貢
葵丘會盟如何曰孟子以為辯不及三王則優于諸
侯且天王方崩不奔喪赴楚而會盟者何也伯道
多類此
及荀息者何曰當息之以信晉獻公也世子申生已
殺矣息又為奚齊卓子之傅故其死為成于信也

里克中生之傅卓非其君也而書弒其君卓者何曰聽優施集枯之歌以中立聞乎鄭多故之論而稱疾其心胡能有定乎是盖已不為申生臣則不得不以卓為君也天下豈有無君之臣哉其及乎鄭既殺也奚皆稱大夫曰君卓者春秋之法不君夷吾而思欲立重耳者貶鄭之志有是志而不早決故前書克弒其君是皆可以為善不至者戒穀梁子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其君者國人不君也

諸侯城緣陵如何曰楚丘不書諸侯沒其救衛之功

也緣陵之書見楚滅黃狄侵衛而諸侯不救也惟不救黃衛故淮夷因而病杞救黃衛則緣陵不必城矣此春秋急于安夏攘夷之意胡氏曰此不書諸侯譏其專

戰于韓獲晉侯失地也奚不書名曰晉侯雖有三施不報之罪秦伐已矣至于執而獲之則已甚矣故戰則于秦書及其獲也于晉則不名

宋曹衛邾伐齊之喪齊人既殺無虧宋師又及齊師戰于甗如何曰此齊師乃四公子之徒也齊人將立孝公與宋公意合四公子之徒乃與宋戰耳故

師救齊不書公見齊人且殺無虧畧之救為緩也
狄救齊不稱人見四公子不當稱亂狄之救為左
也然則宋師又書及者何曰本其出師為奉少奪
長故無虧雖死猶聚四公子之爭也若曰孝公既
可殺無虧而自立昭公獨不可殺孝公懿公獨不
可殺昭公公子雍獨不可殺懿公乎皆宋公教之
也曰其如桓公管仲之初意何曰君子大從正故
狄救齊不稱人及與邢人伐衛則稱人
盟于齊如何曰見失齊桓之業也齊桓攘楚令陳穆
從宜楚曾是以為無忘齊桓之德乎于齊之盟可

深思之矣胡氏云后列叙楚下亦如鄭也
鹿上之盟稱人盂之會何以稱爵曰盂之會稱爵為
執宋公也盟稱人若微者也執宋公奚不書楚乎
曰是豈惟分惡于諸侯主盂會者宋公執宋公者
誰邪猶曰宋公自執自伐之也楚何足道哉
上書楚宜申來獻捷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則釋宋公者楚子也奚不書楚子而書諸侯曰此
春秋待諸侯若楚子之意也若曰執宋公者皆諸
侯也諸侯之擅執公諸侯也擅釋公楚何足道也
然則為魯諱之諱者非歟曰宜申獻捷且不諱諱

此何以不諱獻捷則會盟稱宋公而書諸侯者其
義自見矣故曰宥楚子而文諸侯云
泓之戰宋稱爵而楚稱人者何曰楚以小人之術為
穽于前而宋猶以君子之誠投之不亦愚乎故書
及若曰敗績者宋公自欲之也此固公子目夷之
旨乎
齊侯伐宋圍緡如何曰此見宋襄公行不以正雖私
恩之人亦不與也夫齊侯者襄公所立之孝公也
若齊侯背德棄約而伐中國又何言哉
盟齊楚人與焉且諱公不書以楚師伐齊取穀大惡

也奚書公曰無虧之死未必非孝公之罪齊人殺兄而自立簒假夷而伐之可勿論矣

圍宋楚何以稱人陳蔡鄭許之諸侯何以叙楚下乎曰言雖陳蔡鄭許之諸侯皆在楚人之下曾夷狄之不若也

楚人救衛奚稱人曰不與楚救衛也不與楚救衛則不與衛合于楚也然則晉侯侵曹伐衛是與曰意各有攸在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既入其國又執其君又取其田其惡甚矣而不名者何曰亦以曹伯之從楚

乎
城濮之戰晉何以稱爵稱及齊宋蔡何以稱師楚何以稱人又稱師也曰晉稱爵者攘夷之主也稱及者戰出於私意也三國稱師者君亦行也見晉侯之得衆也楚稱人者降得臣也又稱師敗績者見失衆也於是乎中國尊而夷狄卑晉文之力也然則此非譎乎曰君子用術以攘夷則為智小人用術以猾夏斯為譎夫子何以為譎曰召天王狩於河陽直譎也已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僃以為去其實

以全名然則又何以書公朝于王所也曰著踐土為天王之所也陳侯又何以書如會不言朝王曰陳侯之會本為晉也杜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又以見在會諸侯其實皆非朝王也然則朝王獨魯公乎曰諸侯皆朝何以不言諸侯皆朝曰踐土書會由諸侯會而天子來若與諸侯同會也若書同會則非其名若書皆朝則非其實然則魯朝為實乎曰不有是名則不有是實如狩于河陽者書之矣為不可曰河陽以臣召君故可改而稱狩正名也踐土天子自行故

諱而不言存實也變溫而言河陽者何曰使若自溫會而來也故穀梁子曰全天王之行也謂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

翟泉之盟內何以沒公外諸大夫何以稱人曰踐土王巳下勞河陽王巳聽召至乎翟泉則王城之內也宜乎皆朝王且脇王子虎以盟矣是尚為有王乎故程正叔以為惡之大而杜元凱以為虧禮傷教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復歸于衛如何曰咺敢死而后衛侯入臣強而君弱也然則衛

侯何以名而亟不去官其以衛侯先有所自取乎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如何曰以戎攻戎也貪利而
襲人類戎也忌親而及戎直戎也故書及與敗

文公

如斗問即位胡氏以為告廟臨群臣者何曰何必文
公諸侯皆然其吉服乎曰然故朱子曰天子諸侯
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而孟子有未學之說如伊尹
奉嗣王祗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
位禮亦皆吉服蓋異世傳授國之大事雖先君之
喪猶以為已私服也據此則康王麻冕黼裳入受

顧命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亦其舊也舜格文祖禹
受命神宗皆避堯舜之子而居喪不可以例論也
光祖問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郭瑜則謂唐世子弘
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胡
氏以為腐儒不知義者何曰即胡氏必階篡弒誅
死之罪者觀之亦不過是義耳
彭衙之師何以獨責晉也曰此當權處已息爭之道
遠怨之方考家氏所謂晉襄背惠忘親之說其亦
玆然乎良王問躋僖公左氏公羊子曰逆祀也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先禰而後祖也何議至是乎曰

胡子言臣子一例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豈惟
兄弟哉
伐沈沈潰傳何以言辭無褒貶曰天下之事非善則
惡聖人之言非褒則貶二端而已辭無褒貶吾不
知之矣且楚世子商臣手弑其君頵至此二年矣
而諸侯大夫若罔聞知不一舉師沈小國而服于
楚固其常也而伐之是何義乎故諸卿稱人貶其
舍介狄而陵小弱也
仁問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如何曰善晉之猶能伐
楚又譏晉之伐楚為救江也令楚人復載不容之

罪而不問而乃救江乎

秦人伐晉晉侯伐秦如何曰聖人以秦穆將攻過也故微其事而稱人以晉褎數報復也故顯其事而稱侯大抵事有善惡以名之隱顯者定是非行有邪正以詞之大小者爲輕重若曰以常情待晉侯以王事待秦穆則過矣

斆問王使榮叔歸含賵召伯會葬王皆不稱天者何曰此亦闕文也不然僖公之妾母比于惠公之妾不重則亦均耳彼則宰咺來賵王何以不削天

仁問閏月不告月何以不言告朔曰閏月不可以朔

言也言朔則歲十二朔也故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于月也

士問令狐之戰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稱人罪之者何曰有請于秦如此其専也有納于晉如此其敬也而以師逆之猶諭秦人之罪乎故令狐之役其以見趙盾立君之疑亦可以占弒君之幾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何曰見諸侯之弱大夫之强故直叙之若曰諸侯也大夫也而公同會之云耳故公羊子以為公失序也若以為公不及于

會而不序諸侯則又何以書公

良玉問于衡雍于㬥者何曰與趙盾與雒戎等冀公

子遂與盾等耳

公孫敖如京師者何曰刺其行若公而志則私也故

穀梁曰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

故謹而日之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者何曰善救

鄭也善救鄭而人者何曰大夫而人之比于楚子

諸侯也而人之者不亦優乎以是知春秋貴安夏

而擯夷

秦人來歸成風之禭曰穀梁曰即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

光祖問厥貉新城辭奚有詳略曰厥貉之次同猶夏也從者之志有不同故畧陳鄭宋而詳蔡新城之盟同外夷也從者之實斯可見故詳陳鄭宋而畧

蔡

斗問河曲之戰是非奚定乎曰晉趙盾大夫也而稱人秦康公諸侯也而亦稱人其罪輕重自可見矣蓋令狐之役秦因晉之迎君而紿之則無罪河曲之役晉已立嫡而秦之屢興師者何哉

諸侯盟于扈者何曰畢晉衆也晉伯主也而曰諸侯衆我公也而曰諸侯是知伐齊之亂晉受賂而衆後期者皆諸侯之徒耳皆諸侯之徒者何皆齊商人之黨耳天下無王一至此哉與後宋人弒君杵舊而諸侯會于扈以平之者同故胡氏曰分惡於諸侯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